

港臺本土語言書面語言化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之動向

吉川雅之

東京大學

提要

本文將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文章作為基礎資料，試對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及其相關現象作出對比，由語言文字之視角，釐清此時期文章具有的特點，並闡述兩者書面語言化正朝向不同方向發展。香港粵語漢字字形的標準化保持良好狀態，而臺灣閩南語書寫系統則經歷了演變，詞與其書寫形式的關係具有較高彈性；香港粵語尚未形成書寫系統的“場域”，臺灣閩南語則形成了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的“場域”。

關鍵詞

媒體，文字種類，書寫系統，雙文制，場域

1. 導言

現代漢語社會基本上以標準漢語（Standard Chinese）為書面語言（written language），寫作時不會用屬於漢語族（Sinitic languages）的其它口頭語言（spoken language），使用者幾無機會以這些語言書寫句子、或甚至更大的語言單位。然而有兩個社會堪稱例外：香港和臺灣。在香港，有一些刊物以粵語寫成；在臺灣，則有一些刊物以閩南語、客家語或福州話寫成。就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迄今，所出版的書籍（包括僅在其中部分章節或段落使用該語言描寫的作品在內）累積數量均多到不能忽視，可謂兩者各已經歷了口頭語言成為書面語言的過程，儘管尚未達到最終完成階段。

關於以香港粵語寫成的文章出現的作品，於吉川雅之（1999b, 2012）可見其列。前者列舉了刊於 1926 年至 1998 年之間的作品，後者列舉了刊於 1940 年至 1999 年之間的作品，所列舉的單行本數量共計超過 300 冊。這種單行本的出版在 1999 年後並未停滯不前。而且，進入 2010 年代之後，香港社會包含語言環境在內的諸多轉變愈來愈明顯，導致香港市民危機意識昂揚，這種單行本的出版與此呼應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度，並持續至今日。而關於以臺灣閩南語寫成的文章出現的作品，則有施俊州（2015）的目錄，從中可以綜觀臺灣閩南語的書寫歷史。厚達 570 頁的該書列舉了數百名作家，可謂真是壯觀，所列舉的單行本數量確實多於香港粵語。

2. 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與學術研究之關係

將書面語言化的香港粵語作為專題的語言學研究，乃由 Bauer (1988) 開啟濫觴。然而，由本地人所開啟的粵語書面語言化—即夾雜一些口頭語言的特徵詞寫作中文之現象—則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1950 年代開始 (Snow 1993a: 17)。這說明書面粵語在香港成長，一直到被語言學家“發現”兩者之間，相隔了一定的時間跨度。換言之，關於香港粵語的書面語言化，其在社會中之實踐、及學界對此的觀察，基本上為分離狀態。相較於此，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現象並不是被語言學家所“發現”的。1987 年臺灣解嚴後，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隨及在文壇及學界引起了一場白熱化的論戰，然而這場長期論戰中，對於書面語言化的實踐者、觀察或發起者的界定卻是十分困難，這在解嚴之前便已如此。鄭良偉 (1977a) 曾試圖論述針對口頭語言的文字化和書面閩南語之必要，進入 1980 年代後，他進而嘗試性使用混合漢字與拉丁文字的書寫系統，並以此展開閩南語書寫的社會運動。另一方面，馳名的臺灣閩南語專家洪惟仁則主張單用漢字的書寫系統書寫閩南語，與鄭良偉分庭抗禮。¹ 此外也有一些投入社會語言運動的語言學家，如在 1990 年代即有李勤岸、楊允言、蔣為文等數位。

香港粵語或臺灣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已有不少學者探討過。雖然其主題並不全然相同，但兩造之間有一共通議題存在—特徵詞的書寫法（即字形）及其字源的關係：諸如本字、同義字、新造字等分類議題。針對這個論題，有嘗試比較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的研究，如王任君 (2013)。關於香港粵語書面語言化的最新研究，則有 Bauer (2018)，該文亦對特徵詞的文字書寫法提出了詳細的分類，可以窺見這個論題依然成為重要焦點。

近年也出現了一項研究從不同觀點探討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特徵。吉川雅之 (2013) 注視文字種類 (type of script) 和書寫系統 (writing system) 兩個平面進行分析。雖然該文僅將互聯網站上的書寫型態作為研究對象，但是描述了兩者書面語言化的實質性。若果個別字形在“書寫”這種人類行為中僅屬於表層，而卻有底層結構與它相對，吉川雅之 (2013) 的觀點就會有助於闡明兩者書面語言化的本質。粵語和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其濫觴可追溯至清朝時期或更早以前，分別在廣東與福建萌芽。兩者在現代香港和臺灣社會的互聯網站上的書寫也各自呈現出其歷史上最為先進的表現形式，其發展看似一致。然而吉川雅之 (2013: 31) 指出“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的書寫，無論在使用的文字種類方面，抑或在書寫系統方面，均體現出不同性質”。該文舉出以下三點作為其論據：(1) 兩者使用的文字種類有所不同；(2)

¹ 林初梅 (2009: 230–243) 有詳細解釋，鄭洪兩氏的爭論不單是書寫系統的爭論，而還涉及選擇何一種拉丁文字音標的爭論。

兩者對同一種文字授與不同功能使用；（3）兩者的書寫系統數量相異。據這些理由，該文主張“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發展”。

本文將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文章作為主要基礎資料，試對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及其相關現象作出對比。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說明，一切“印刷品”是指 1990 年代中期及其後刊行的，“粵語”和“閩南語”分別表示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關於書面語言化，主要探討兩者的文字種類和書寫系統；而關於其相關現象，則談及媒體、作品範疇、讀者結構等因素。兩者書面語言化的討論已有 Snow (1993a) 由“方言文學”角度進行的對照研究，然而近三十年鮮少新作，可謂研究空白期。本文將由語言文字的視角，釐清此時期的文章具有如何特點，並闡述兩者的書面語言化目前正朝向不同方向發展。

3. 香港與臺灣的語言情況

暫且不論香港的英語和臺灣的日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約七十年期間，香港、臺灣都僅以標準漢語作為公用語言的書面語言，並且本土的口頭語言幾無機會在公共教育上成為教學對象，兩地的語言情況在這兩點上基本一致。但是除此以外的其它語言情況，兩地大相逕庭。

香港的口頭語言迄今都以粵語為主。由英國開埠以來，粵語都扮演著將社會一體化的功能。粵語在大多數的中小學中一直都是授課語言，在公共廣播的大多數節目上也是主要播送語言。直至 2007 年，中小學教育皆廣泛採用以粵語音朗讀中文，其來源可溯自清朝，當時中國各地的書院和義塾普遍採用以當地口頭語言的漢字音朗讀書面語言。此外，1960 年代初期標準粵語在香港市區社會中已鞏固了共同語言的地位（廣江倫子、吉川雅之 2009: 227-228）。

在 1997 年主權由英國移交給中國以後，普通話教學在香港得以改進和加強，能操普通話的人口也不斷增加。而且，2008 年度以來不少小學引進了以普通話作為中文科授課語言的制度。這個“普教中”含有危險性根本改變香港人的語言運用模式。雖然如此，普通話會否超越與英語並肩的外語的現時地位，並且取代粵語成為香港人的新母語，這個問題須要確查今後的各種動向。就大多數的香港市民而言，目前仍可視其口頭語言為粵語，而書面語言是標準漢語。再者，2016 年度香港人口統計結果顯示出以粵語作為常用語言的有 88.9%，作為非常用語言的有 5.7%，而以普通話作為常用語言的有 1.9%，作為非常用語言的有 46.7%（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2017: 51）。

香港社會一直以來都慣用以粵語音朗讀中文，因此口頭語言粵語與書面語言中文或不能認為不同語言。這個情況究竟應否甚至乎能否被視為雙層語言（diglossia）社會，其實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由 1990 年代以來有數位語言學家以香港視為雙層語言

社會。可是，筆者認為這個看法值得商榷。粵語的書寫法的確尚未達到其完成階段。但是，無線電廣播和電視廣播的大多數頻道以及節目專用粵語。以粵語視為低位語言（low-prestige language）的想法亦由這個事實受到質疑。除此之外，Snow（2010: 171）對於社會語言學家弗格森（Charles A. Ferguson）所定為雙層語言社會指出，就其中大部分傳統性案例而言，“雙層語言模式由學習高位語言的機會僅限於少數精英紳士的社會樣式而維持”。現代香港社會，甚至乎現代臺灣社會的情況對之造成反例。

現代臺灣社會，在口頭語言方面有高位語言（high-prestige language）和低位語言的差別。若由Holmes（2008: 32）所提出的新加坡多層語言（polyglossia）社會的情況將英語除去，就與臺灣情況略為相似。臺灣的高位語言是標準漢語的一種“國語”，低位語言則是閩南語、客家語、福州話及屬於南島語系的語言“原住民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政府的統治下，人民被迫使用國語朗讀中文，除了國語以外的語言也被排除於公共場域之外。²直到1980年代後期，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民衆開始群起要求本土語言的繼承。由1996年開始，小學課程設有“鄉土教學活動”科目，確保孩童在該科目中接觸到閩南語的機會（李勤岸 2006: 43）。這一時期在文壇也掀起了包括文字化議題在內的閩南語文學論爭（吳長能 2012）。由2011年度開始，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成為小學的必修科目，教授內容包括其朗讀和書寫。但是，專家指出授課時間顯得不足，並未列為晉升中學時的考試科目（石國鈺 2009: 241），教科書使用的文字未經統一（吳長能 2012: 126-127）等不少問題。³

在此需要澄清一件重要的事。在臺灣以閩南語朗讀中文尚未成為社會習慣，與香港的情況迥然不同。一般而言，臺灣的閩南語母語者多以國語和閩南語為自己的口頭語言，而僅以中文為自己的書面語言。⁴朗讀中文時使用的是國語。閩南語的正寫法也尚未脫離混亂的處境。⁵

關於臺灣境內閩南語使用者的數字，黃宣範（1995: 161）提示他在1987年對臺北市居民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的統計結果，雙親均為閩南語籍的被訪者跟其子女世代說話時使用閩南語的比率有50.3%。這個數值與他們跟自己父母說話時使用閩南語的比

² 例如，1956年禁止了在校內使用閩南語。繼而，1975年制定《廣播電視法》，除了國語以外的語言均在無線電廣播和電視廣播上開始受到播放時間數的限制（李勤岸 2006: 39-40）。

³ 鄉土語言科僅在小學每週開一節，而在中學沒有開課（台文筆會 2011: 37-38）。

⁴ Hudson（2002: 3）關於雙層語言社會說：“在該社群中沒有相關群體將高位語言作為交談語言”。若以這個特徵為標準，現代臺灣社會就不宜算是雙層語言或多層語言社會，而應該認為一種“語言與方言”架構。

⁵ 林香薇（2009: 169-170）指出閩南語文字化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或許形成了閩南語文學未能成功推廣的原因。

率 74.5% 比起約低 24%。吳英蘭 (2009: 24, 27) 提示她在 2008 年對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的家長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的統計結果，跟自己子女說話時使用閩南語的比率有 39.27%。這個數值與跟自己父母說話時使用閩南語的比率 71.26% 比起約低 32%。從中可以看出比黃宣範 (1995) 更加大的差距。至少就臺北市而言，不單由閩南語推移到國語的語言交替 (languages shift) 在不同世代間不斷進行，而且導致閩南語的衰退加速。最新研究洪惟仁 (2019: 55) 提示在臺北市的家庭使用華語 (即國語) 的比例超過 90%。

4. 書面語言化現象與本文的研究對象

4.1. 關於書面語言化現象

本文將本來僅作為口頭語言的語言被以文字記錄，並於該社會確立書寫習慣稱為書面語言化 (expansion of spoken language into written language sphere)。在此要確認一下粵語或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現象與書面粵語或書面閩南語並不同義。無須贅言，除非有政策的大力推廣，書面語言化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實現。吉川雅之 (1999a) 由語言文體的角度闡述了粵語的書面語言化是逐漸發展的。我們應該認為書面語言化一般是緩慢地進行的“現象”。

本文暫不討論以下一項問題。書面粵語、閩南語究竟是否如實反映口頭粵語、閩南語。筆者認為書面粵語和書面閩南語的存在各已成事實，而其語言特徵 (特別是詞語用法和語法結構) 則未必與口頭粵語、閩南語取得全面一致。其實我們無法保證，口頭語言經歷書面語言化過程時，不會受到任何變形。尤其在一些典型雙層語言社會中，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由兩種不同語言分擔，我們能夠預料的是，原本的傳統書面語言會影響到口頭語言的書面語言化過程。⁶ 吉川雅之 (1999a) 已顯示了虛詞的出現率在同一文學作品的敘述部分和台詞部分之間有明顯的差距。筆者寧可認為口頭語言的書面語言化未必意味著口頭語言經過忠實的文字化。

4.2. 本文的研究對象

本文的研究對象僅限定於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這是與 4.1. 提及的書面語言化的定義“本來僅作為口頭語言的語言被以文字記錄，並於該社會確立書寫習慣”有關。為了判定書面語言化的進展程度，筆者提出以下兩點作為標準。一則是該語言的書寫不單包含其口語的特徵詞，且以句子或更大的語言單位上的實現。二則是在該社會中

⁶ Snow (1993b: 129) 也說：“粵語特徵詞在書面粵語文章中的出現率仍然稍為低於在口頭粵語”。

已經出現了創作及享受該種書面語言的社群（community），且該種書面語言持續作為經濟活動工具，被該社群產生或消費。前者是關於語言文字本身的標準，後者是關於社會、經濟的標準。除了標準漢語以外，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的現代漢語社會中僅有香港的粵語和臺灣的閩南語、客家語、福州話滿足這兩項條件。即使有人在私人書函上以他的地方語言書寫文章，不會成為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因為這種口語入文現象不滿足關於社會、經濟的標準。不在書籍出版行業上流通的內部發行刊物亦然。在香港不斷有以粵語寫成的印刷品出版，在臺灣則有以閩南語、客家語、福州話寫成的印刷品出版，雖然它們之間有市場大小的差別，但是都持續作為經濟活動工具，被該社群產生或消費。由於以這四種語言寫成的刊物，已然形成了經濟活動，因而可以認為它們在這一點確立了與屬於漢語族的其它地方語言完全不同的地位。

5. 書面語言化的進展程度及相關環境

5.1. 書面粵語、閩南語出現的媒體

書面粵語、閩南語出現的媒體種類稍有不同。據筆者的調查和資料蒐集，可觀察到的出現媒體如表 1 所示。

【表 1】書面粵語、閩南語出現的媒體
（以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為對象時期。加括弧的正號表示數量極少）

分類	香港粵語	臺灣閩南語
定期刊行的印刷品（報紙）	+	(+)
定期刊行的印刷品（雜誌）	+	+
不定期刊行的印刷品（圖書）	+	+
不定期刊行的印刷品（唱片的歌詞紙）	+	+
卡拉 OK 的字幕	+	+
街頭廣告	+	+
互聯網站	+	+

從表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媒體之間的偏差粵語比閩南語稍小。關於互聯網站上的書寫型態詳細情況已有吉川雅之（2013）的探討，本文指出一些關於其它媒體的情況。（1）在香港明顯有趨勢書面粵語跨越報紙的政治立場之不同而出現。在臺灣，據筆者所知，在目前仍持續出刊的報紙中只有週報《台灣教會公報》和月報《台文通訊 BONG 報》每期登載以閩南語寫成的文章。（2）在香港明顯有趨勢書面粵語在大眾雜誌上出現。在臺灣，常以閩南語寫成的都是以推廣或保護閩南語為理念的特殊雜誌，而不是一般雜誌。（3）在香港明顯有趨勢書面粵語出現於各類街頭廣告。在臺灣，閩南語廣告似乎因地區及廣告目的等因素而有所偏向。從林麗玉（2015: 38–39, 46）顯示的數據

來看，高雄市的閩南語商業廣告多數是關於食品餐飲的。此外，該文（58-59）的數據還顯示了選舉廣告的數量多於商業廣告。

5.2. 書面粵語、閩南語出現的圖書

就不定期刊行的印刷品（圖書）而言，書面粵語、閩南語出現的圖書類別有不能忽視的差別。據筆者的調查和資料蒐集，由圖書內容方面加以初步分類，如表 2 所示。

【表 2】書面粵語、閩南語出現的圖書（以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為對象時期）⁷

類別	細目	香港粵語	臺灣閩南語
(a) 宗教類	(a1) 聖經	(+)	+
	(a2) 教義書、祈禱書、聖歌		+
(b) 文藝類	(b1) 民間文藝及其記錄	(+)	+
	(b2) 創作文學	+	+
	(b3) 漫畫、圖畫書	+	(+)
(c) 教育類	(c1) 語言教材（小中學使用）		+
	(c2) 語言教材（一般人使用）	+	+
(d) 學術類	(d1) 詞典、字典、詞彙集	+	+
	(d2) 研究書、論文集 ⁸		+
(e) 政治社會類	(e1) 報導、論說	(+)	+
(f) 歷史類	(f1) 口述歷史、訪談錄	(+)	+

從表中可以看到閩南語出現的圖書類別卻多於粵語。除了（c2）語言教材（一般人使用）及（d1）詞典、字典、詞彙集共通於兩者以外，書面粵語實際上僅在（b）文藝類上出現。與此相反，閩南語出現的圖書類別較之廣泛得多，然而據筆者的調查（a）宗教類和（b）文藝類的總和佔著其中過半數。

兩者之間的具體差異有以下各項。（1）在香港在同一時期出版的粵語聖經僅有一個版本，現時流通的是香港聖經公會的漢字版。與此相反，在臺灣出版的閩南語聖經有漢字版、羅馬字版、漢羅合用版、漢羅對照版四種。而且有兩種不同翻譯版本同時流通，一是將傳教士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1935）在 1933 年翻譯的版本為底本的“巴克禮修訂版聖經”，另一是 1965 至 72 年基督新教與天主教合作翻譯的“紅皮聖經”。此外也有林繼雄、林華英編譯《創世紀讀本》（1998 年刊）等對一部經典的解說。（2）在香港以粵語寫成的漫畫幾乎每月都出版，不可勝數。與此相反，在臺

⁷ 本表按照圖書內容進行分類。關於詩歌、韻文作品，由於筆者將之視作文章型態而不視作文章內容的緣故，根據其內容適當分類到細目“民間文藝”或“創作文學”中，不另自成一家。

⁸ 細目（d2）僅收以該語言書寫文章正文的圖書。

灣以閩南語寫成的漫畫非常少，在書面閩南語廣泛出現於各類圖書這個事實中算是破例。陳義仁《阿仁畫天畫地》（2013年刊）是一個稀罕的漫畫例子。（3）由於在香港的學校沒有教粵語這種語言，而學童以母語學會粵語的緣故，書面粵語不會在語言教材（小中學使用）上出現。與此相反，閩南語在臺灣被列為國民小學（以及中學）“鄉土語言”科目的授課內容。⁹（4）在臺灣有一些研究書和論文集以閩南語書寫正文，如李勤岸《母語教育：政策及拼音規劃》（2006年刊）。（5）就以基調為報導或論說的圖書而言，以粵語書寫的作品數量極少，黃毓民《毓民踢爆》（1996年刊）可說是罕見的作品之一。（6）口述歷史、訪談錄之類以粵語書寫的作品數量也極少，林瑞含主編《香港邊緣勞工口述》（2002年刊）同屬罕見的作品之一。再者，在臺灣有一些大學研究院准許以閩南語撰寫學位論文的正文。據筆者所知，由2005年開始出現此類學位論文。由於學位論文不是流通於市場的印刷品，所以本文暫不列於上表。

將（b）文藝類作為對象，據筆者的調查和資料蒐集，可觀察到的作品性質如表3所示。

【表3】表2（b）文藝類中見到的作品性質

性質	香港粵語	臺灣閩南語
韻文作品	(+)	+
外國文學的翻譯作品	(+)	+
書面語言化僅在台詞部分實現的作品	+	+
將該語言與標準漢語對照的作品	(+)	+
附有有關文中使用的音標的範例或說明的作品		+

從表中可以看到兩者的作品性質截然相反，具體差異有以下各項。（1）以粵語寫成的韻文作品和外國文學的翻譯作品都很罕見。從此可以窺見粵語的書面語言化與文學性的關連較弱，與大眾性的關連濃厚。關於外國文學的翻譯作品而言，粵語基本上僅有話劇劇本。據筆者所知，除非劇本以外的翻譯作品以蔡偉泉譯《小王子 廣東話版》（2017年刊）為唯一例子。與此相反，閩南語方面沒有這種偏向，傳記有曾正義譯《雙語林肯傳》（1997年刊），筆記有陳怡臻、游政榮譯《枕草子》（2006年刊）。閩南語方面亦富有韻文作品和翻譯作品，可以窺見其書面語言化為較強的文學性所觸發。¹⁰

（2）閩南語有一些作品將其正文與標準漢語對照，或者附有關於文中使用的音標的範例或說明。例如，叢書《臺南市民間文學集》（2012年創刊）兼備這兩個特點。這說明書面閩南語並未在該社會中得到足夠推廣，甚至乎滲透，若不附加與標準漢語的對

⁹ 在2007年“鄉土語言”科目名稱改為“本土語言”。

¹⁰ 論述閩南語和臺灣文學的關係的研究很多，例如廖瑞銘（2013）。

照或相關範例、說明會使讀者感到閱讀困難。這種作品在粵語方面極少，據筆者所知，陳哲民編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工”——十分香港獨白》（1999年刊）就是與標準漢語對照的唯一例子。

5.3. 書面粵語、閩南語所處的環境

據筆者的觀察，除了表3所示文藝類作品的相反性質以外，書面粵語、閩南語在所處的環境方面亦呈現出相反的面貌。書面粵語出現的印刷品被在香港的一般書店門市發售，書面閩南語出現的印刷品則主要在一些專門銷售臺灣本土文化書籍的書店發售。換言之，在商業流通方面，前者並無限制，後者則有限制。主要讀者群亦然。筆者推測書面粵語作品的讀者，至少就漫畫或進入2010年代以後湧現的小說而言，廣為一般香港青少年。其實，屬於表2(b)文藝類的書面粵語作品其內容大概較為通俗，可以引起聯想這種性質對獲得更多讀者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相反，書面閩南語作品的讀者似乎依然是推廣或保護閩南語的本地支持者而已。這說明Snow(1993a: 26)曾經指出的“與臺灣民族認同的聯繫並無促成擴大書面閩南語的讀者群”迄今沒有發生變化。

6. 書面粵語、閩南語的特點

6.1. 文字種類

概觀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粵語、閩南語文章，綜括為之使用何種文字，如表4所示。

【表4】 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粵語、閩南語使用的文字種類
(以1990年代中期以後為對象時期)

		香港粵語	臺灣閩南語
漢字	漢字(單個)	+	+
	漢字(添加附加符號的)		
拉丁文字	拉丁文字(單個)	+	+
	拉丁文字(添加附加符號的)		+
阿拉伯數字			
注音字母			+

吉川雅之(2013: 20–23, 28–29)針對書面粵語和書面閩南語闡明了在互聯網站上實現的文字種類的特點及兩者之間的相異點。從上表中可以看到在粵語方面有些少特點與吉川雅之(2013: 29表3)關於互聯網站上的文章指出的特點不同。“o的”、“口的”

等吉川雅之（2013: 22）稱為添加附加符號的漢字在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粵語中沒有出現。以“3”表示“衫”等利用阿拉伯數字同音字代替現象基本上亦然。可謂漢字字形的標準化在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粵語中保持著良好狀態。在閩南語方面，所出現的文字種類則與在互聯網站上實現的得以一致。也就是說，利用添加附加符號的漢字或阿拉伯數字表示閩南語特徵詞的現象沒有出現。

6.2. 書寫系統

概觀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粵語、閩南語文章，綜括為之使用何樣書寫系統，如表 5 所示。

【表 5】 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粵語、閩南語使用的書寫系統
（以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為對象時期）

		香港粵語	臺灣閩南語
由單一種文字構成的書寫系統	單用漢字書寫的（系統 H）	+	+
	單用拉丁文字書寫的（系統 L）		+（較多）
由兩種文字構成的書寫系統	將漢字及拉丁文字混在一起書寫的（系統 HL）	+	+（最多）

吉川雅之（2013: 23-28, 29-31）針對書面粵語和書面閩南語闡明了在互聯網站上實現的書寫系統的特點及兩者之間的相異點。從上表中可以看到在粵語方面有些少特點與互聯網站上的文章不同。在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粵語中，確認到一些文章單用漢字書寫，卻沒有確認到一篇文章單用拉丁文字書寫。多數的文章是將漢字及拉丁文字混在一起書寫的，而且均以漢字為母體（相當於語碼轉換現象中的 *matrix language*），而拉丁文字作為嵌入成分，只用作借英語音的一種別字，如“邊 L 個”、“去 hea 吓”。在閩南語方面，書寫系統的形勢與在互聯網站上實現的一樣。就由單一種文字構成的書寫系統而言，在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閩南語中，確認到較少文章單用漢字書寫、較多文章單用拉丁文字書寫。而大部分的文章卻是將漢字及拉丁文字混在一起寫成的。拉丁文字在這種系統 HL 的文章中均用作閩南語專用的拼寫法。

例如，一個句子“很久沒有他的消息了”在書面閩南語可有以下三種寫法：（H）足久無伊的消息啊；（L）chiok kú bô i ê siau-sit a；（HL）足久無伊 e 消息啊。雖然這三種使用不同書寫系統，但是都表示同一個句子。另外，可有以注音字母“ㄣ”來表示結構助詞 [e²⁴] 的寫法：（HZ）足久無伊ㄣ消息啊。這應該認為是例句（H）的亞種，是因為作者為了避免以拉丁文字來表示沒有固定漢字字形的 [e²⁴] 而選擇使用“ㄣ”。根據以上的說明，書面粵語的書寫系統 C 和書面閩南語的書寫系統 T 分別可以表示如下。括號內的字母表示該因素不是不可缺少的。

$$(1) C = H(L) \quad / \quad T_1 = H(Z) \quad T_2 = HL \quad T_3 = L$$

書面閩南語存在三套不同的書寫系統，符合 Dale (1980: 5) 提出的“共時性雙文制”(digraphia) 概念。書面粵語僅存在一套書寫系統，雙文制現象沒有出現。

6.3. 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的演變

在此放眼書面粵語、閩南語的歷史演變。粵語的書寫系統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似乎沒有發生顯著變化。閩南語的書寫系統則可以看到某些變化，屬於系統 HL 的文章顯得有拉丁文字（即 L 成分）所居比例的增加。如在本文 6.2. 所說，這些拉丁文字在系統 HL 的文章中均用作閩南語專用的拼寫法。

回顧書面閩南語的歷史，其書寫系統源頭僅有系統 H 和系統 L。到二十世紀後半方才有人嘗試局限於少數特徵詞使用拉丁文字並將之嵌入在母體系統 H 中。這就是系統 HL 的萌芽。刊載於《台灣語文月報》（1977–78 年刊）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其早期的嘗試。¹¹ 進入 1990 年代採用系統 HL 的作家增加，不久就出現了學術論文將系統 HL 與傳統的兩種系統 H、L 並提，如 Tiuⁿ (1998)。

在 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期間，出現了一些採用系統 HL 的作品積極嵌入拉丁文字表示閩南語的特徵詞，致使採用系統 HL 的作品之間呈現出在文章中拉丁文字所居的數量差距急速擴大。在刊載於《台灣語文月報》的文章中使用拉丁文字的確局限於少數特徵詞，如相當於標準漢語的“的”、“及”、“在”、“要”等。但是，在刊載於定期刊物《島鄉台語文學》（1998–2004 年刊）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使用拉丁文字已經擺脫局限於特徵詞的傾向。

筆者對刊於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的五篇書面閩南語作品（甲）丁鳳珍〈溫柔 e 家鄉〉、¹²（乙）胡長松〈死 e 聲嗽〉、¹³（丙）A-hi〈稻煙〉、¹⁴（丁）施俊州〈悲傷草稿〉、¹⁵（戊）Babuja A.Sidaia（陳明仁）〈A-*chhûn*〉¹⁶ 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6 所示。

¹¹ 如 Tiuⁿ (1998: 230) 指出，王育德早在 1964 年構思過 HL 系統的可行性。

¹² 《臺江臺語文學季刊》第 13 期收錄（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5 年刊）。

¹³ 《燈塔下》收錄（前衛出版社。2005 年刊）。

¹⁴ 《海翁台語文學》第 69 期收錄（開朗雜誌事業。2007 年刊）。

¹⁵ 《第 14 屆府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收錄（臺南市立圖書館。2008 年刊）。

¹⁶ 《A-*chhûn*—Babuja A.Sidaia ê 短篇小說集》收錄（台笠出版社。1998 年刊）。

【表 6】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的五篇書面閩南語作品的音節數量
(百分比；小數點第二位後四捨五入)

	總音節數量	用漢字書寫的音節數量 (比例)	用拉丁文字書寫的音節數量 (比例)	用阿拉伯數字書寫的音節數量 (比例) ¹⁷
甲	1,555	1,187 (76.33%)	341 (21.93%)	27 (1.74%)
乙	2,428	2,337 (96.25%)	91 (3.75%)	0
丙	2,790	2,408 (86.31%)	382 (13.69%)	0
丁	3,625	2,413 (66.57%)	1,101 (30.37%)	111 (3.06%)
戊	6,089	3,795 (62.33%)	2,207 (36.25%)	87 (1.43%)

從表中可以看到以拉丁文字寫成的音節比例低為 3.75%、高為 36.25%，知道在作品之間呈現出接近 33% 的巨大差距，並且這個比例最高也未達到 40%。從這些數值可以推定到以下三件事情。一則是系統 HL 是實在由系統 L 衍生出來的。二則是在文章中使用拉丁文字的比例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顯現出上昇。Tiuⁿ (1998: 241) 說當時在系統 HL 文章中使用拉丁文字的比例介於 10% 至 15%。三則是閩南語的詞素與其書寫形式的關係變得大為靈活。其實，每一個音節都可以選擇其書寫形式。一些多音詞在作品之間以不同書寫形式出現，如表 7 所示。

【表 7】 書寫形式在作品間不同的多音詞¹⁸

詞類	詞義	甲	乙	丙	丁	戊
助動詞	可以	會當	會當、會凍	會 tàng	ē-tàng	—
副詞	更加	koh-khah	—	koh 較	koh-khah	—
連詞	不過	m-koh	不過	毋 kú	m-koh	m-koh
疑問詞	什麼	—	啥物	啥 mih	sím-mih	siá ⁿ -mih
名詞	今日	—	今仔日	今仔日	今 ā 日	—
名詞	父親	老爸	—	老 pē	老 pē	老 pē
名詞	小孩	gín-á	囡仔	囡仔	gín-á	gín-á

Tiuⁿ (1998: 240) 將一些實詞作為例子，指出在系統 HL 下選擇拉丁文字書寫的準據為“其對應的漢字不適當，本字未詳，漢字字形未經標準化”。然而，上表中的名詞留下選擇拉丁文字書寫的範圍比起當時要擴大的印象，可謂系統 HL 經驗了在其它兩種系統未經歷過的複雜化。

¹⁷ 用阿拉伯數字書寫的音節全部都是表示數字的。

¹⁸ 關於閩南語虛詞書寫形式在 1990 年以前作品的情況，參見鄭良偉 (1977b, c)。

與此相反，在粵語方面書寫系統持續著穩定狀態，雖然偶有一些書寫形式的差別，但是它們多數呈現於漢字字形的差異而已。例如，書寫指示代詞時選擇“嗰”、“果”、“個”其中何一個字形。而且，粵語的所有特徵詞未必在漢字字形方面發生歧異。

6.4. 書寫系統與場域的關係

書面閩南語存在著不同書寫系統以及幾種拉丁文字拼寫法通行。就定期及不定期刊出的印刷品而言，可以窺見每一份報紙及雜誌（定期刊物）、每一個叢書（不定期刊物）各自偏向採用一種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結果形成了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的“場域”（domain）。這個趨勢也暗示主辦出版或編輯的人士都參與了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的選擇。

表 8 表示筆者對報紙雜誌及屬於（b）文藝類的叢書共計 7 種進行調查的結果。表示拉丁文字拼寫法使用以下略稱：POJ（教會羅馬字、白話字、教羅拼音）、TL（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DT（臺語通用拼音）、TLPA（臺灣語言音標方案）。

【表 8】 報紙雜誌及屬於文藝類的叢書與當中所見到的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音標的關係¹⁹

媒體	刊物名	出版社	出版期間	書寫系統	拉丁文字音標
報紙 雜誌	台語風	台灣語文促進會	1992-1994	H 或 HL	POJ
	首都詩報	首都詩報社	2009-2012?	HL（部分為 L）	POJ ²⁰
	台文通訊 BONG 報	李江卻台語文教基金會	2012-	HL（部分為 L）	TL 或 POJ
	臺灣文藝	台灣文藝雜誌社	2013-2015	HL（部分為 L）	POJ
叢書	5% 台譯計劃	台笠出版社、人光出版社	1996-1997	HL 或 HL 與 L 的對照	POJ
	台文 1001 譯系列	時行台語文會	2006-2007	HL	DT ²¹
	臺南市民間文學集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2012-	H 或 HL	TLPA（至 2013 年）TL（由 2014 年）

¹⁹ 關於其它定期刊物與其書寫系統的關係，參見楊允言、張學謙、呂美親（2008: 520-523）。關於 POJ、DT、TLPA 的設計思想及其差別，參見林初梅（2009: 328 表 6-3）。

²⁰ 該拉丁文字音標對於 POJ 的 ch 和 chh 分別使用 ts 和 tsh。這是曾在 POJ 的歷時變遷中存在過的方式，本文將之視作 POJ 的亞種處理。關於 POJ 的歷時變遷，參見村上嘉英（1968）。

²¹ 該拉丁文字音標算是台語通用拼音，而省略了聲調符號。

從表中可以看到，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與媒體的關係大致上固定。表中亦可窺看到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與出版社之間的關係。《5% 台譯計劃》採用系統 HL，或採用 HL 和 L 對照兩者，而不採用 H，其拉丁文字拼寫法則沿用基督教團體由十九世紀一直使用的 POJ。這可能是因為出版社有基督教背景，且主要讀者也是基督教徒的緣故。《臺南市民間文學集》採用 H 或 HL，而不採用 L。其拉丁文字拼寫法則自 2014 年起採用政府公佈的 TL，此應與出版方屬政府機構、且圖書內容是民間文學的記錄有關。此種現象在粵語方面卻沒有發生。可以認為粵語迄今為止並未顯現有關於書寫的場域或派別。

閩南語的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的情況相當靈活。雖然國民小學（以及中學）“鄉土教學活動”科目的教科書目前多數均採用“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並朝向這種拼寫法靠攏，但是圖書及雜誌中的文學作品仍會使用其它拉丁文字拼寫法，特別是 POJ 仍然居多。而且，關於用漢字怎樣書寫閩南語的特徵詞來說，儘管有《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教育部 2011）等政府的指導原則，但是文字書寫法的選擇一直都處於“各自為政”狀態。雖然批評這種混亂狀態的論調多出，可是筆者相信這個狀態爲了閩南語在文字種類、書寫系統方面擁有豐富的表現力構成了一個重要基礎。換言之，不干涉主義（laissez-faire）似乎對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作出了不少貢獻。

7. 小結

本文闡明了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粵語、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至少關於幾項重要的問題朝向不同方向發展，儘管在實現到書面語言化這一點相同。綜括其不同動向如表 9 所示。

【表 9】 出現於圖書的書面粵語、閩南語所呈現的動向
（以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爲對象時期）

	香港粵語	臺灣閩南語
漢字字形的標準化保持良好狀態	+	
書寫系統經歷了演變（使用拉丁文字的比例明顯上昇）		+
詞與其書寫形式的關係較爲靈活		+
形成了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的“場域”		+

除了文章的動向以外，在本文 5.3. 提到書面粵語作品的讀者目前廣爲一般香港青少年，這也是與閩南語發展相左的動向。此外，在本文 2. 說明了粵語書面語言化在社會中的實踐與學界對此的觀察基本上在分離狀態。這也是與閩南語相反的動向。

如本文 3. 概觀，香港與臺灣的語言情況大相逕庭。靠單一的理論或只在單一的維度統括兩地書面語言化問題當屬無稽之談，本文僅是由一個觀點出發嘗試的比較研究，筆者希冀本文指出的特點及動向能為其它觀點的研究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

最後，提及一些剩下的課題。本文的基礎資料以印刷品為媒體。本文對手寫文章的書面語言化不作研究。一般而言，在印刷品的刊行過程中，文章要經過一種過濾器“編輯”。我們不能否定書面粵語、閩南語文章會被這個過濾器加以變形。因此，以未經編輯之前的手寫文稿為資料進行分析當中出現的書面粵語、閩南語，並與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粵語、閩南語文章作出對比，是值得做的重要作業。吉川雅之（2002）瞥見書面粵語在中小學生手寫的文章中如何出現，並有何樣特點，但是沒有進行深入的探討。

還有一項重要的課題值得在此提起，即是書面粵語、閩南語文章在語言文體方面究竟與口頭粵語、閩南語脫節了多少。例如，口頭粵語具有的語言特點有否在書面粵語文章中同樣出現，須要證實。Gibbons（1979）曾經指出香港大學學生的話語中頻繁出現語碼轉換（code-mixing）現象。據筆者的觀察，這種現象在刊載於印刷品的書面粵語文章中卻顯得相當低調，僅在漫畫的台詞中出現稍多。語碼轉換現象在書面粵語文章中少見可謂與口頭粵語的現實脫節。這樣的乖離究竟意味著甚麼？是否說明口頭語言一經過書面語言化過程就會變成由自立的語言文體支持的另一語言體系，便是書面語言化絕不是與口頭語言的忠實的文字化同等？期待這些問題的闡明能回答人類“寫作”行為之本質，並由語言學方面提供幫助。

鳴謝

本研究獲得臺灣獎助金（Taiwan Fellowship）資助。筆者於二〇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期間以訪問學者身份在臺灣大學文學院進行相關研究。在臺灣搜集文獻資料的過程中承蒙以楊秀芳老師為首的臺灣大學文學院的教授及專家賜教。謹此表示衷心的謝忱。

刊物

- . 1885-. *Taiwan Jiaohui Gongbao* 台灣教會公報 Tainan: Taiwan Jiaohui Gongbaoshe 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
- . 1977-1978. *Taiwan Yuwen Yuebao* 台灣語文月報 . Niuyue: Taiwan Yuwen Tuiguang Zhongxin 紐約：台灣語文推廣中心。
- . 1992-1994. *Taiyu Feng* 台語風 Taibei: Taiwan Yuwen Cujinhui 台北：台灣語文促進會。
- . 1996-1997. *5% Taiyi Jihua* 5% 台譯計劃 Taibei: Taili Chubanshe; Tainan: Renguang Chubanshe 台北：台笠出版社；台南：人光出版社。
- . 1998-2004. *Daoxiang Taiyu Wenxue* 島鄉台語文學 Banqiao: Daoxiang Taiwen Gongzuoshi 板橋：島鄉台文工作室。



- . 2006–2007. *Taiwen 1001 Yi Xilie* 台文 1001 譯系列 Xinzhu: Shixing Taiyu Wenhui 新竹：時行台語文會。
- . 2009–2012?. *Shoudu Shibao* 首都詩報 Tainan: Shoudu Shibaoshe 台南：首都詩報社。
- . 2012–. *Tainanshi Minjian Wenxueji* 臺南市民間文學集 Tainan: Tainanshi Zhengfu Wenhuaaju 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 . 2012–. *Taiwen Tongxun Wangbao* 台文通訊 BONG 報. Taibei: Li Jiangque Taiyu Wenjiao Jijinhui 台北：李江卻台語文教基金會。
- . 2013–2015. *Taiwan Wenyi* 臺灣文藝 Tainan: Taiwan Wenyi Zazhishe 台南：台灣文藝雜誌社。

參考文獻

- A-hi. 2007. Daoyan 稻煙 *Haiweng Taiyu Wenxue* 海翁台語文學 69. 86–92.
- Bauer, Robert S. 1988. Written Cantonese of Hong Kong.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7(2). 245–293.
- Bauer, Robert S. 2018. Cantonese as written language in Hong Kong. *Global Chinese* 4(1). 103–142.
- Cai, Weiquan (蔡偉泉) (trans.). 2017. *Xiao Wangzi: Guangdonghuaban* 小王子 廣東話版 Xianggang: Lan Chuban 香港：藍出版。
- Chen, Mingren (陳明仁). 1998. A-chhûn. In Guozhen Wu (吳國禎) & Lixue Liao (廖麗雪) (eds.), *A-chhûn: Babuja A.Sidaia de Duanpian Xiaoshuoji* A-chhûn—Babuja A.Sidaia ê 短篇小說集, 62–80. Taibei: Taili Chubanshe 台北：台笠出版社。
- Chen, Yiren (陳義仁). 2013. *Aren Hua Tian Hua Di* 阿仁畫天畫地 Tainan: Taiwan Jiaohui Gongbaoshe 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
- Chen, Yizhen (陳怡臻) & Zhengrong You (游政榮) (trans.). 2006. *Zhen Caozi* 枕草子 Xinzhu: Shixing Taiyu Wenhui 新竹：時行台語文會。
- Chen, Zhemin (陳哲民) (ed.). 1999. *Shengming zhong Buneng Chengshou de “Gong”*: *Shifen Xianggang Dubai*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工”——十分香港獨白 Xianggang: Weilantian 香港：蔚藍天。
- Dale, Ian R.H. 1980. Digraph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6. 5–13.
- Ding, Fengzhen (丁鳳珍). 2015. Wenrou de jiaxiang 溫柔 e 家鄉 *Taijiang Taiyu Wenxue Jikan* 臺江臺語文學季刊 13. 91–97.
- Gibbons, John. 1979. U-gay-wa: A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campus language of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R. Lord (ed.), *Hong Kong Language Papers*, 3–4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iroe, Noriko (廣江倫子) & Masayuki Yoshikawa (吉川雅之). 2009. 1974 nen no koyogo jorei kaisei to chubun no shiyo 1974 年の公用語条例改正と中文の使用 In Masayuki Yoshikawa (吉川雅之) (ed.), “Yomi Kaki” kara Mita Honkon no Tenkanki: 1960–70 Nendai no Medeia to Shakai “読み・書き” から見た香港の転換期——1960～70年代のメディアと社会, 223–252. Tokyo: Akashi Shoten 東京：明石書店。
- Holmes, Janet.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3rd edn. Harlow: Pearson Longman.
- Hong, Weiren (洪惟仁). 2019. *Taiwan Shehui Yuyan Dilixue Yanjiu: Di'er Ce Taiwan Yuyan Dituji* 臺灣社會語言地理學研究：第二冊 臺灣語言地圖集 Taibei: Qianwei Chubanshe 台北：前衛出版社。
- Hu, Changsong (胡長松). 2005. Si de shengsou 死 e 聲嗽 In Changsong Hu (胡長松) (ed.), *Dengta xia* 燈塔下, 48–59. Taibei: Qianwei Chubanshe 台北：前衛出版社。

- Huang, Xuanfan (黃宣範). 1995. *Yuyan, Shehui yu Zuqun Yishi: Taiwan Yuyan Shehuixue de Yanjiu, xin yi ban*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新一版） Taipei: Wenhe Chuban 台北：文鶴出版。
- Huang, Yumin (黃毓民). 1996. *Yumin Tibao, di'er ban* 毓民踢爆（第二版） Xianggang: Yichuban 香港：壹出版。
- Hudson, Alan. 2002. Outline of a theory of diglos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57. 1–48.
- Jiaoyubu (教育部). 2011. *Taiwan Minnanyu Changyongci Cidian*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default.jsp (accessed 15 March 2017).
- Jichuan, Yazhi (吉川雅之). 1999a. Xianggang Yueyu wenxue yuyan wenti de lishi bianqian 香港粵語文學語言文體的歷史變遷 In Huoren Li (黎活仁) & Yaokun Huang (黃耀堃) (eds.), *Fangfalun yu Zhongguo Gudian he Xiandai Wenxue de Yingyong* 方法論於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的應用, 345–373. Xianggang: Xianggang Daxue Yazhou Yanjiu Zhongxin 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 Jichuan, Yazhi (吉川雅之). 1999b. Xianggang Yueyu wenxue zuopin shumu 香港粵語文學作品書目 *Kaipian* 開篇 18. 69–83.
- Jichuan, Yazhi (吉川雅之). 2012. Xianggang Yueyu wenxue zuopin shumu (2) 香港粵語文學作品書目（二） *Kaipian* 開篇 31. 175–186.
- Li, Qin'an (李勤岸). 2006. *Muyu Jiaoyu: Zhengce ji Pinyin Guihua* 母語教育：政策及拼音規劃 Tainan: Kailang Zazhi 台南：開朗雜誌。
- Liao, Ruiming (廖瑞銘). 2013. *Shejian yu Bijian: Taiwan Muyu Wenxue de Fazhan* 舌尖與筆尖：台灣母語文學的發展 Tainan: Guoli Taiwan Wenxueguan 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 Lin, Chumei (林初梅). 2009. “Kyodo” toshite no Taiwan: Kyodo Kyoiku no Tenkai ni Miru Aidentitei no Henyo “鄉土”としての台湾：郷土教育の展開にみ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変容 Tokyo: Toshindo 東京：東信堂。
- Lin, Jixiong (林繼雄) & Huaying Lin (林華英) (eds. & trans.). 1998. *Chuangshiji Duben* 創世紀讀本 Tainan: Yude Wenjiao Jijinhui 台南：育德文教基金會。
- Lin, Liyu (林麗玉). 2015. *Shangye, zhengzhi, yuyan jingguan: Gaoxiongshi Zuoyingqu he Linyuanqu de Taiyu kanban yanjiu* 商業·政治·語言景觀～高雄市左營區 kap 林園區 ê 台語看板研究 Gaoxiong: Guoli Gaoxiong Shifan Daxue shuoshi lunwen 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Lin, Ruihan (林瑞含) (ed.). 2002. *Xianggang Bianyuan Laogong Koushu* 香港邊緣勞工口述 Xianggang: Leshihui 香港：樂施會。
- Lin, Xiangwei (林香薇). 2009. *Taiyu Shi de Hanzi yu Cihui: Cong Xiangyang dao Luhaxiu* 臺語詩的漢字與詞彙：從向陽到路寒袖 Taipei: Liren Shuju 台北：里仁書局。
- Murakami, Yoshihide (村上嘉英). 1968. Hakuwaji no hensen to Binnango-yaku seisho: Purotesutanto monjo dendo ni tsuite no oboegaki 白話字の変遷と閩南語訳聖書——プロテスタント文書伝道についての覚書 *Yamato Bunka* やまと文化 48. 96–118.
- Shi, Guoyu (石國鈺). 2009. *Xianxing Guoxiao Yuwen Jiaoyu de Queshi yu Gaishan Tujing* 現行國小語文教育的缺失與改善途徑 Taipei: Xiuwei Zixun Keji Chuban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
- Shi, Junzhou (施俊州). 2008. Beishang caogao 悲傷草稿 In Jianliang Ye (葉建良) (ed.), *Dishisi Jie Fucheng Wenxuejiang Dejiang Zuopin Zhuangji* 第14屆府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 241–248. Tainan: Tainan Shili Tushuguan 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

- Shi, Junzhou (施俊州). 2015. *Taiyu Zuoqia Zhuzuo Mulu* 台語作家著作目錄 Tainan: Guoli Taiwan Wenxueguan 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 Snow, Donald. 1993a. Chinese dialect as written language: The case of Taiwanese and Cantonese.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4(1). 15–30.
- Snow, Donald. 1993b. A short history of published Cantonese: What is a dialect literature?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4(3). 127–148.
- Snow, Don. 2010. Hong Kong and modern diglos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6. 155–179.
- Taiwen Bihui (台文筆會). 2011. *Jiang Weiwen Kangyi Huang Chunming de Zhenxiang: Taiwan Zuoqia ai Yong Taiwan Yuwen Chuangzuo* 蔣為文抗議黃春明的真相——台灣作家 ài/oi 用台灣語文創作 Tainan: Yaxiya Guoji Chuanboshe 台南：亞細亞國際傳播社。
- Tiuⁿ, Hak-khiam. 1998. Writing in two scripts: A case study of digraphia in Taiwanese. *Written Language and Literacy* 1(2). 225–248.
- Wang, Renjun (王任君). 2013. *Yueyu yu Taiyu, Keyu shuxie xitong de bijiao* 粵語與臺語、客語書寫系統的比較 Taipei: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shuoshi lunwen 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Wu, Changneng (吳長能). 2012. *Taiyu Wenxue Lunzheng ji qi Xiangguan Fazhan 1987–1996* 台語文學論爭及其相關發展 1987–1996 Xinzhu: Shixing Taiyu Wenhui 新竹：時行台語文會。
- Wu, Yinglan (吳英蘭). 2009. *2008 nian guoxiao xuetong jiazhang shiyong yuyan diaocha yanjiu: Yi Taipei shi shi'er suo guoxiao wei li* 2008 年國小學童家長使用語言調查研究——以台北市十二所國小為例 Taipei: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shuoshi lunwen 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Xianggang Tebie Xingzhengqu Zhengfu Tongji Chu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2017. *2016 Zhongqi Renkou Tongji: Zhuyao Jieguo* 2016 中期人口統計：主要結果.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982016XXXXB0100.pdf> (accessed 1 May 2018).
- Yang, Yunyan (楊允言), Xueqian Zhang (張學謙) & Meiqin Lü (呂美親). 2008. *Taiyuwen Yundong Fangtan ji Shiliao Huibian* 台語文運動訪談暨史料彙編 Xindian: Guoshiguan 新店：國史館。
- Yoshikawa, Masayuki (吉川雅之). 2002. Honkon no wakamono ga bogo wo kakutoki: Hikihan no keisei 香港的若者が母語を書くとき——非規範の形成 *Ajia Yugaku* アジア遊学 36. 110–123.
- Yoshikawa, Masayuki (吉川雅之). 2013. Webu-saito ni okeru onsei-gengo no syoki: Honkon Etugo to Taiwan Binnango no hikaku ウェブサイトにおける音声言語の書記——香港粵語と台灣閩南語の比較 *Kotoba to Syakai* ことばと社会 15. 12–40.
- Zeng, Zhengyi (曾正義) (trans.). 1997. *Shuangyu Linken Zhuan* 雙語林肯傳 Taizhong: Shuangyu Chubanshe 台中：雙語出版社。
- Zheng, Liangwei (鄭良偉). 1977a. Renshi Taiwan de yuyan ji wenzi (2) 認識台灣 ê 語言及文字② *Taiwan Yuwen Yuebao* 臺灣語文月報 3. 3.
- Zheng, Liangwei (鄭良偉). 1977b. Taiwan Fujianhua li hanzhi shiyong de qingxing (1) 臺灣福建話裡漢字使用的情形 (一) *Xuecui* 學粹 19(3). 22–28.
- Zheng, Liangwei (鄭良偉). 1977c. Taiwan Fujianhua li hanzhi shiyong de qingxing (2) 臺灣福建話裡漢字使用的情形 (二) *Xuecui* 學粹 19(6). 20–24.

Hong Kong Cantonese and Taiwanese Southern Min Written Language Trends Since the Mid-1990s

Masayuki Yoshikawa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xpansion of spoken language to serve as a written language using materials written in Hong Kong Cantonese and Taiwanese Southern Min published primarily in the mid-1990s and later. These two languages have expand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into written languag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ir differences and tre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ype of script and writing system.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shap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s been strongly maintained in Hong Kong Cantonese, while the writing system has chang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d and its notation has become flexible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 so-called “sociolinguistic domain” has not formed in written Hong Kong Cantonese, but one has formed in writte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Keywords

media, type of script, writing system, digraphia, domain

通訊地址：日本 東京 東京大學 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

電郵地址：yosikawa@boz.c.u-tokyo.ac.jp

收稿日期：2019年4月30日

接受日期：2019年11月6日